

中国:张传红

近日,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研究实验室(Aid-Data)发布报告称:2013年至2017年间,中国在海外发展项目的年均支出高达850亿美元;中国提供的海外发展项目中贷款与赠款的比例是31:1,贷款利率高、期限短,将会给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带来“隐性债务”;中国支持海外发展项目的动机是为了应对国内挑战;很大一部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出现腐败、侵犯劳工权益、环境风险和公众抗议等严重问题。

仔细阅读和审查该报告,不难发现其存在歪曲数据、混淆概念、错误解读、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等严重缺陷,背离了一个学术机构应该有的学术中立态度。

该报告错误地将相当一部分商业投融资、非营利活动等非官方资金列入中国对外援助及其他官方资金的范畴,并过分放大相关数据。报告发布者声称,建立中国发展项目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将中国的发展融资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其他官方资金(OOF)进行比较,但数据库

“误读”中国发展援助数据,美智库堕落

所涵盖数据范围要远远大于传统援助国的 ODA 与 OOF。除了中方有关官方网站上公布的数据外,AidData 数据库还计入了大量中国公司、银行等基于市场规则开展的投融资活动,非营利组织的数据,以及其研究团队通过私人关系从中国的伙伴国政府官员获得的非公开数据。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其他国家开展常规商业合作的数据与 OECD/DAC 的 ODA 和 OOF 概念混为一谈。同时,忽略有关银行与其他企业的资本输出之间可能存在的重复计算,将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商业贷款看作是中国官方流动。通过私人关系获得的伙伴国来源的数据的可靠性更是值得质疑。更为荒唐的是,报告将中国向联合国提供维和行动经费等对外军事合作,以及华为公司等私营部门对外投资也包括在官方发展融资的范畴内。

报告对数据的解读也存在严重偏见。报告声称其数据大多来自中国官方,却对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视而不见。报告声称中国的发展融

资大多投入到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目标是为了攫取资源。但如果单独拿中国的对外援助与 OECD 国家来比较,中国的对外援助大多流向了最不发达国家,中国的许多受援国都是资源贫瘠型国家。而根据 OECD 最新发展合作报告(2021 版),OECD/DAC 成员国近年来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占其官方援助额的比例却逐渐减少,大多数国家都不能实现其将 GNP(国民生产总值)的 0.15%-0.2% 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目标,其中美国 2018 年只有 0.05%。

报告对中国支持海外发展项目动机的指责,所引用的唯一文献来自于一份还没有发表的 AidData 内部报告。将中国的发展资金流向与世卫组织指数罗列的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联系,得出中国的发展融资支持腐败的结论也站不住脚。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无论是“一带一路”合作蓝图,还是具体合作项目,都是各方参与、公开透明、平等协商,对腐败现

象“零容忍”。中国一刻也没有放松对项目的监管,严格审批,严格立项,注重全链条监管,严防廉政风险,提高项目质量,并注重项目后期评估,确保可持续发展。中国开展国际合作从来不加任何条件,完全是基于双方自愿和伙伴国的需求。中国主要通过项目援助和物资援助的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恰恰避免了腐败的发生。相反,西方国家主导的援助资金反而很多被受援国的精英俘获,不仅加大了受援国的经济社会不平等,还滋生了很多腐败现象。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成效日益提升。中国始终坚持“南南合作”的指导原则,许多国际合作项目以商业化模式进行运作,不仅保证了项目有效运转,也促进了合作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不仅弥补了他们长期面临的资金困境,更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中国提供的商业贷款也是以补贴和相对较低的利率提供的,期限一般为 20 年或更长时间。

AidData 自己在过去几年发表的多项研究成果都表明,中国援助对当地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显著减少了非洲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等。平均来说,中国的援助每翻一番,受援国的经济就会增长 0.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中国向国际社会所提供的援助金额不一定超过 G7 国家,但中国援助的“含金量”高,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

率提供的,期限一般为 20 年或更长时间。

美国不愿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也不愿看到中国在全球发展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通过炮制“债务陷阱”“资源掠夺”“模式输出”“污染转移”等名词来污蔑抹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合作,无非是为了破坏中国的国际声誉、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有效合作,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作为一家 2013 年新成立研究机构,AidData 自 2017 年以来,就开始获得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这次报告与第一轮报告相比,明显地表现出以学术的名义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背书倾向。作为一个长期关注 AidData 数据的学者,对其新一轮数据库发布曾经非常期待,但其过分夸大数据以及错误解读的方式确实很令人失望。这到底是源于技术上的误读,还是出自主观上的曲解,就不得而知了。

(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来源:环球时报)

廖省:林越

这三年来,社交媒体的视频帖文,聊天群组的留言简报上热传,又出现了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有的甚至说新毒株的感染性及致死率比“德尔塔”更厉害,搞得人心惶惶。

新加坡《联合早报》于 27 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6 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南非发现的冠病新变种毒株 B.1.1.529 后发布声明,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并用第十五个希腊字母将这个新的变种毒株命名为“奥密克戎”(Omicron)毒株。

南非于 24 日正式将上述变种毒株报告给世卫组织,首个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样本采集时间是 11 月 9 日。文章介绍,奥密克戎毒株导致人体再次感染病毒的风险增加。目前,南非几乎各省份感染奥密克戎的病例数量都在增加。但尚未能做出详细的专业报告。

国际媒体报道,26 日至 27 日两天内,已有不少国家针对最早报告新毒株的南非及其周边国家实施跨国航班

和旅行禁令。当地时间 11 月 27 日,意大利罗马儿童医院科研团队发布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全球首张图片。与“德尔塔”毒株相比,奥密克戎拥有更多刺突蛋白突变。变异呈多样化,大部分位于能与人体细胞相互作用的区域。

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病毒通过变异进一步适应人体,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得更加危险。南非医学协会主席安吉丽克·库切(Angelique Coetzee)于 26 日介绍,感染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症状,称该变体目前仅引发“轻度疾病”。“症状包括肌肉酸痛、疲倦,并伴有轻微咳嗽。感染者并没有失去味觉和嗅觉,没有明显症状。”部分患者可在家接受治疗。

主导阿斯利康公司与牛津大学研发疫苗的英国科学家安德鲁·波拉德 27 日说,现有疫苗应能抵御新毒株,但具体情况得等获得更多研究数据后才能厘清。他认为

新冠变异毒株突然来袭

新毒株“极不可能”重演德尔塔毒株迅速传播的情况,针对新毒株的疫苗可以“迅速”地研发出来。

目前,奥密克戎已在南非等地以外的国家传播。26 日,比利时报告欧洲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以色列也声称发现首例奥密克戎的确诊病例。病源来自非洲马拉维,还有两名入境人员也疑似感染。27 日,英、德、意又相继报告奥密克戎感染病例,荷兰、捷克也报告发现数起相关疑似病例。28 日,澳大利亚报告两名非洲来的乘客感染病例。

尽管奥密克戎来势汹汹,但世卫组织仅将其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研究者担忧的更多是其不确定性。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凯特琳·捷特林娜(Katelyn Jetelina)表示,目前

报告约 100 例变异病毒感染病例,表明可能“仅在刚刚开始传播的阶段”。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担忧或恐惧,而是这些突变究竟是什么,这些又是否值得担忧。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希望民众不要过于紧张,过度担忧新冠变异病毒,“这不是世界末日,天还没有塌下来。”只是科学家们还需要进行研究。他说:“民众们需要相信,我们会及时预警的。”至于可以确定的,仍然是做好日常防护,外出佩戴口罩,遵守防疫规则。恐慌和焦虑对防疫没有丝毫益处。

曾主导研发阿斯利康(AZ)疫苗的英国科学家安德鲁·波拉德说,现有疫苗应该能抵御新毒株,具体情况得等获得更多研究数据后才能

厘清。他认为新毒株“极不可能”重演德尔塔毒株的情况,针对新毒株的疫苗能“迅速”地研发出来。德国病毒学家乌尔里克·普罗策称,新毒株可能加快新冠病毒传播,公众应尽快接种疫苗加强针,以增强抗体水平。

在南非等国发现的奥密克戎毒株已经引起全球高度警惕。截至目前,已有约 20 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陆续发布或准备出台针对南部非洲国家航班和旅客的入境限制措施。

《新华社》27 日消息,由南非科学家发现、代号为奥密克戎(B.1.1.529)的新冠病毒变种已出现大量变异,它可能大大降低疫苗的有效性,增加重复感染的风险。仍在经历严重疫情的欧洲、美国等地随即宣布针对非洲南部国家的旅行限制措施,

情况倍受关注。

欧洲疾控中心主任安德烈娅·阿蒙说,现阶段须积极主动采取预防措施以争取时间。首先必须缩小免疫力差距;其次应考虑为所有成年人提供加强针;第三要加强实施非药物干预措施,包括戴口罩、远程办公、减少使用公共交通、确保室内通风以及卫生措施等。

中国钟南山院士 28 日说:“这个变异株很新,但是它有多大的危害性、传播会有多少、会不会使疾病更加严重,以及是否需要对它进行疫苗研究,还需要根据情况来判断。”

回顾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袭击武汉时,中国全民奋起,在友好国家的援助下,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自那以后,如果全球各国通力合作、阻断毒源,而不是如部分国家那样甩锅抹黑、自私自利、囤积疫苗,则那些所谓“变异病毒”将很难危害全球百姓吧?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今日美国 (唱和诗)

内溺外汙日年惨,一旦债违猿跑散。
美帝优先泡影成,难掩红日东边染。
巴厘:容仙翁题

谁信中方能获胜,一场博弈输赢。
棋逢高手掌全局,美债狂抛吓拜登。
棉兰:许菁哉唱和

内忧外患愈衰贫,债限到期难付清,
高筑债台违约恐,多行不义无佳评。
棉兰:孙国静唱和

内忧外犯国运衰,世界霸主今何在?
四分五裂失三才,人祸逼近成天灾!
雅加达:王悦山唱和

强盗建国美利坚,穷兵印钞债成山。

巨龙腾空澄玉宇,红日冉冉照海边。
中国:童行早唱和

惊涛崛起脸色惨,下澜胡为证如山。
六主无神心涣散,美利坚落遇冬寒。
棉兰:陈德贤唱和

修身不重必遭灾,利己损人厄运来。
昔日风光今不再,繁华落尽够悲哀。
棉兰:寒松子唱和

遮天罪孽假仁心,蹂躏人权处处腥。

外犯内忧权降落,求援华夏假敷衍。
万隆:文苗唱和

古方中药救瘟强,抗疫全球捷报扬。
美帝狂欢遍野号,一声令下八方帮。

新冠病毒突来攻,防控不周陷阵凶。
民主自由多放肆,精诚团结东方红。
廖省:苏歌唱和

民主峰会预谋行,力挽狂澜妄费心。
疫症反弹无要领,民心撕裂誉凋零。
万隆:侯斐珍唱和

和平使者女神标,世界称雄地位摇。
潜艇战机军费重,美钞狂印剪羊毛。
北干:李庭葵唱和

王万 弗莱迪·邦的另一位学生是万隆的吉他手王万(Ban Wong)(王万忠/Wong Ban Tjung:万隆,1961-),他活跃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他从小就开始学习弹吉他。小学六年级时,当听到乔治·班森(George Benson)的歌《五拍子》,他感到格外兴奋。他从那时开始认真地学习吉他并自学爵士乐。永基·努山达拉发现了他的天赋后立刻把王万推荐给了弗莱迪·邦。1975 年弗莱迪·邦成为王万的老师。

在圣·阿洛伊修斯(St. Aloysius)高中学习时(1977-1980),他是圣阿洛伊修斯爵士乐队(St. Aloysius Jazz Combo)的队长。在校外,他还和范常(Fan Chang)(贝斯手)、范杰克(Fan Jack)(鼓

土生华人与爵士乐 (16)

艾尔弗雷德·迪科阿鲁(ALFRED D. TICOALU)



(从左到右):王万(Ban Wong)、多尼·苏亨德拉(Donny Suhendra)、巴拉萨加·布迪达尔玛(Prasadjia Budharma)和布迪·哈尔约诺(Budhy Haryono)(1985)

表演风格。为了加深对音乐的认识,他请教了很多校外的老师,包括吉他手布鲁斯·福曼(Bruce Forman)和塔克·

安德列斯(Tuck Address),他们是塔克与贝蒂乐队(Tuck & Patti)的成员,还有萨克斯管手乔·亨德森(Joe Henderson)和钢琴家马克·莱温(Mark Levine)。那时他也组建了乐队,王万融合爵士乐队(Ben-Wong Jazz Fusion)。除了参加各种爵士乐的表演,这个乐队在 1986 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名为《北海》(电话采访,王万,2013 年 8 月 15 日)。

为了找工作,在旧金山完成学业之前,王万曾于 1987 年回到印尼。在万隆,他和巴拉萨加·布迪达尔玛和吉朗·拉曼汉一起,组建了三人组合乐队,后来多尼·苏亨德拉加入,就变成了四人组合。他也曾和吉他手凡查·马努胡杜(Venche Manuhutu)创立了一支特意不配钢琴手的乐队并

在上达戈(Dago Atas)地区的帝兹饭店(Tizi)里进行定期表演。吉他大师埃迪·卡拉莫也曾百忙之中抽空参与乐队的演出。乐队的其他成员有阿比曼纽(Abimanyu)(贝斯手)和布迪约诺(Budiono)(鼓手),还有经常和他们一起表演的明星嘉宾——歌手露芙·莎哈娜(Ruth Sahanaya)。那时,王万在美国由阿尔宾唱片公司(Alpine Records)录制的专辑《北海》再次在印尼发行。

在印尼住了一年,王万决定去美国发展并定居至今。他在一家企业从事有关计算机网络的工作。他依然坚持弹奏爵士乐和心灵音乐(电话采访,王万,2013 年 8 月 15 日)。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